及各色作飯爐灶均一概發行今特將在京批發各處開錄於下以備 貴客往該處購取如有何疑難之事亦可
往該批發處詢明而該批發處必盡心相告一一指明而盡貴客之美意也　西直門北隆記　廣安門南隆記
永定門天慶恆同記　前門外精忠廟天慶恆同記　齊化門成記

●演說●

玩物的益處

(來稿)　啞儂

人在初生的時候　本不識不知　眞是昏天地黑的時代　及至漸長　可就略有一點知識啦　致於知識的由來　不是一歲就長一歲的知識　兩歲就長兩歲的知識　若是年歲長大　知識天然跟着進增　這知識可就無盡無休了　這知識既不是天然生長的　可又從那裏來的呢　以鄙人愚見　這知識的由來　雖則由於外界的刺激　長者的教訓　大概也是由於自己的閱歷得來　由孩時說起　言語不知　是非不明　東西南北都不知道　前後左右也分不清楚・所以說是昏大黑地的時代

大凡小兒的閱歷　自然比不得成人的閱歷啦　怎麼呢　成人的閱歷　是由世道人情有得　小兒的閱歷則不然　並不在乎世道人情　因爲他所得的閱歷　皆不出乎玩物　這點閱歷雖小　也不可以輕視　因爲小兒的知識　也是由這兒增進的　不但知識　就是那聰明智慧　因着玩物活潑發生　給培養透導出來的　比方是一個神經遲滯的小兒　用玩物的力量　也能使之活潑精神　困鈍的童子　借玩物的作用也能使之振作　因爲這玩物一事　最能得小兒的歡心　也是小兒最歡迎的　再說在幼稚時代　人體諸器關　正當發育的時期　果不失小兒的歡心　不但身體發育的十分完善　神經系也必因之可以「分靈活　況且人生一世　一切的知覺靈性　就依靠着腦子　(也是神經系的一部分)　若是得一個強有力的腦子　豈不是一個極大的幸福嗎　(在生理學家謂人的喜歡　最容易使腦子靈活)　所以這玩物一事　於幼稚時代頗有好大的益處　且有好大的功勞　並且講求家庭教育的　不可不注意　千萬不可視之微末

現在世界教育之完善　首推泰西各國　致於他們的教育　所以完善之點　也是由家庭教育始　常見他們的女孩懷抱偶人　(即中國小布人之類)　學那慈母的舉動　在男孩則學騎學擊　作那兵人的形狀　且是他們所製造的玩具　千奇百怪　精緻美麗　比起我國那泥人木刀甚好　由玩物製造推想　人家的國家比我們富強　大可以此參觀　(我可不是媚外)　再說玩物的事業　也是美術的事業　我們中國美術的學問　老早就失了傳　加上奔功名利祿的勝心　誰還研究這微末的事呀　所以這玩物的事業　決沒人再去加意研究　不信請到中國耍貨攤子上看看　無非是竹馬泥人撥浪鼓　琴車鬼臉布孩子　以至木盌花棒半跳鞭之類　(俗名霸王鞭)　(金錢鞭一名八文鞭　上有八文銅錢　故以八文名之)　聽說皆是老年間的打娃娃貨　直到而今　是萬不會改良的　土貨玩藝兒既無進化之一日　所以那些洋耍貨兒才看著他透出新鮮

今日我所說的　是盼望那注意玩物　改良製造的諸君　并願有心推究物理的大志士　不要視同細微　彷彿是無關緊要　其實是一件根本的事業　雖說不能因改良玩物　就能強國　可是想着強國　也不能

不留心這件事情 且因爲能給幼稚的國民 造出許多的活潑樂趣 又可以輔助家庭教育的不足 我國的玩物 一旦能夠振興起來 何嘗不能倡消 既塡漏巵 又挽利權 在國家一方說 也可以與外國爭上一口氣 不要讓人家得便宜還賣乖 我轉句文說吧 眞是一舉而數善備焉 可不知閱報的先生們以製造改良的玩物 有益處沒有

●本館要電●

上海電◉新寧輪船捕獲亂黨案 聞全由在逃之李猶龍一人主謀 警廳破獲 亦係李之報告 現經馮都督及鄭鎭守使查明其中眞相 飭探嚴緝李犯歸案究辦 內張順甫一名係二馬路廣源茂土店夥友 據供因向王蘭亭索帳誤被拘捕 現擬交保開釋 ▲漢口電 京漢北行火車 因報告匪徒已據湖北河南交界鐵道山洞 現已停車 漢口派軍乘車北上 本日（二十八）午刻起程者四百名云

●國事要聞●

趙秉鈞逝世誌◉▲趙智菴之傳略 趙秉鈞之歷史 已見前報 尚有未詳者 茲特補錄之於下 趙秉鈞字智菴 河南汝州人 少孤貧 育於南陽之賒旗鎭 性機警 好游俠 往來軍商界間 無不嘖嘖稱許 在該鎭保甲局疊破鉅案 能名已著 旋因事遠赴新疆 充馬弁 見賞於張勤果公 當戈什哈 張撫山東 爲之司計 旋去之 以佐貳改指直隷 曾任天津北倉大使 爲李文忠所稱賞 擢升同知 今大總統撫山東 前往投効 調直督 隨節襄佐 得保道員 辦保定巡警學堂 成績卓然 旋總辦天津南段巡警局 前淸光緒三十年 任北京內城巡警廳丞 翼年任民政部右侍郎 京津警政 爲各地冠 趙之策畫居多 宣統元年 今大總統去職家居 遂亦致仕 閑住天津 名其所居曰平林山庄 託書畫以自娛云 ▲朱家寶到津後之呈報 茲聞總統昨得朱家寶呈報 以趙督之死 據洋醫查驗 確係受毒 除密派偵探懸賞嚴查務獲主謀眞兇外 並將其厨役等拘留訊問 以窮究其眞因 並商同楊警察長加派得力兵警加意防範 所有趙督眷屬 已遵照保護撫慰矣 聞大總統以趙督爲國捐軀 非常悲憫 飭將趙督靈柩進京開弔 並接其眷屬在總統府居住 將爲趙督擇立後嗣 以慰忠魂云 ▲此次得病之眞相 當趙督病革時 叅謀長陸錦等 有電到京 所述病狀甚詳 茲錄其原文云 萬急 北京大總統國務院鈞鑒 都督兼民政長趙秉鈞 兩三日來 怔忡舊症驟發 惟旋發旋愈 昨日午後 傳集四司 在都署會議 指示各項要政 精神尚能支持 晚間回私宅後 病勢復發 至今晨五鐘 加患腹瀉頭暈諸症 厥逆撲地 趕由家屬延醫診治 乃病勢逐漸沉重 服藥無效 旋於午刻出缺 除兩

燰精補腎膏丸

此二藥主治 男子夢遺滑精 無夢且遺 或三五日一遺 或十日八日一遺 下元虛損 怔忡健忘 精神倦怠 飲食減少 耳鳴眼花 四肢無力 面色靑黃 治症繁多 不及細載 凡腎部虛損等症 並皆治之 內服燰精補腎丸 外貼燰精補腎膏 貼一星期一換 二藥皆有詳細方單 燰精補腎丸每日

[illegible]崇文門外花市大街東頭
路北祥瑞燭店　前門外琉璃廠西門路北東永利　張家口怡安街北頭醒世派報社

介紹良醫
警廳考取優等白樂民先生精理內外兩科寓廊房三條寶豐照相館清晨開診午後外看
介紹人錫雲樵　范振華　劉煥棠　閻華如
電話通信處南局八百一十七號

緊要聲明
今有大石橋路北鴻興館門面二間堂屋內傢俱全現因鋪掌王姓因借李松齋之錢將鋪底作押如有租倒者請到刑部後身與李松齋面議可也

署印信業已公同妥慎封存　地方各事　會同嚴密鎮壓　並趙都督身後各事　妥爲照料外　謹合詞電陳　敬祈迅賜簡員來直　以資鎮壓　陸錦　周紹昌　高凌爵　梁建章　劉錫鈞　楊以德　沁叩

徐東海將出山矣◎總統府消息　大總統自熊總理辭職後　屢電徐菊人　敦請其晉京　徐君嗣雖允予來京　而迄未明示其啟程之日期　聞昨日大總統又接到徐君由青島來電　內稱已擗擋就緒　准於陽歷十號啟程晉京云

張次長決計辭職◎財政部消息　自熊總理辭職　張次長以與熊之關係上　已有辭職之意　雖經周總長極力挽留　然其辭意甚堅　勢不可回　日內即有正式之發表　唯關於張君之後任　周總長有推薦王環芳及山東國稅廳長曲阜新消息　但以次長一缺　關係鹽政　非得洞曉鹽政　爲五國團素所欽仰之人　恐不易勝任　聞周總長關於此次長選擇上　已商請大總統　尚未完全決定云

白狠之西竄消息◎近日官軍勦狠　大有聚而殲旃之勢　昨聞一消息　白狠餘匪二千餘敗後往西奔竄　欲歸老巢　往西平遂平一帶而去　現已由王師長嚴飭軍隊設法堵截　以期淨掃匪氛云　又羅山電局前日有告急之電云　白匪四五千　離縣城不遠　此間兵少　急待救援云

◎本京新聞◎

賜奠趙督◎本月陰歷初五日　清宣統帝聞趙智菴都督於日前在津逝世　特召內務府各堂官　傳知銀庫衣庫　急整備祭銀洋五千元　並陀羅經被　特派貝子溥倫　前往敬謹致祭　以示篤念舊臣之意

帝師南旋◎本月陰歷初五日　帝師陸潤庠請假兩個月　前往江蘇蘇州杭州　致祭祖墓　併由青島携帶全眷二十餘口　定於初九日出京　由津致青島小住　當即南下

知事無蹤◎聞有應考知事者二人　經偵探密查　確與亂黨有關　隨即派人往捕　而該二人則已先聞風遠颺　至今尚查無下落

注意考試◎考試知事行將完竣　大總統特于日前在會議席間面詢朱家寶云　君所閱者有無佳卷　臨口試時　應擇體貌莊重者　亦出於大總統之意

取締搬柩◎京師警察廳奉到內務部訓令　據浙江民政長呈稱　以搬運靈柩　最易藏貯危險物品　亟應檢查　現已由廳規定取締搬運靈柩規則九條　已於上月二十七日公佈施行

稅契者知◎左右翼徵收局驗契處　前日移至東四牌樓北五條胡同內　後坑路北　凡曾經呈驗舊契未領新照　持有執照者　務於三月九號赴局來領

又派宣講◎北京教育會　去歲曾員祝君提議　簡日派員巡行宣講　一來與社會有益　二來以補京師學務局巡行宣講之不足　昨聞現已派妥三人　劉君廣順　呂君仁甫　朱君永志　大約不日就要出發

選舉得人●關於此次約法會議商界中應選四人　已於昨日在農商部選舉　開票結果　當選人員如下　馮麟霈十三票　北京商會總理　向瑞琨十票　前工商次長　李湛陽五票　前清道員　納稅多額議員　張振勳四票　華僑　以上四人最多數當選　此外虞和德宋煒臣共得二票　渠本翹蘇錫岱各得一票　又有廢票三張云

緝捕勤能●邇來順屬地面不靖　盜賊橫行　持槍劫路　不一而足　竟有凌遲人命槍斃巡警等事　左營參將劉鳳藻　游擊劉殿元　守備王均　高文豹率同弁兵四出蹤緝　先後在昌平等處拿獲首犯楊狗子等二十餘名　供認以上各案不諱　併查傳失主認明贓物　昨將一干人評解送提署懲辦

燻死兩個●崇文門外巾帽胡同大興店內　有住客孟起云隨俊貴　昨夜破煤毒燻斃身死　您看夠多們烈害

研究預防●日前醫學研究會函致各區　略謂日下天氣漸暖　瘟疫澎漲　請傳知各考准醫生　到會研究　預防一切方法　不但與學識有所進步　與患病者亦甚有益　大槩各醫士先生們必定樂從

仙姑帶翼●齊內南小街方家園住戶李姓婦　專以瞧香爲業　頂的是甚麼大仙姑等等　買賣很是發達　不料被遊緝隊偵知　於日昨晚間　將大仙姑帶往左翼　訊辦去了

私塾招生●順治門外校場小五條胡同　京師私立第十五初等學校校長楊君潤清　附設英文學校一處　開辦以來　將及六載　辦理很有成效　教員程君間笙　教授頗稱得法　學生日漸增多　今擬擴充學額　續招新生　並插班生　分爲高初兩等　如有志求學者　可速到該校報名

吆喝運動●西城臨清宮陳璧住宅　前日有位劉某　到該宅說　我與雨蒼交情甚密　昨聞被押審判廳　不忍旁觀　打算與他運動　可得出洋若干元　纔能辦到　該宅既無主事之人　只好用話將伊辭去

趕腳劫財●月內二十九號早七點多鐘　有個金某年十七歲　在崇文門外橋頭雇驢　赴西便門外有事　講明腳價銅元二十枚　走至西便門鐵道底下　趕腳的將驢拉住　由腰中掏出刺刀一把　向金某用言威嚇　硬將金某身帶銅元一百多枚奪去　金某無法　只好認喪　望有緝捕之責者　隨時注意

津埠虛驚●有自天津來京者云　趙智菴都督暴卒那天　針市街忽然着火　幸經僕救迅速　是以未曾延及火災　於是乎謠言大作　謂必是伏有匪徒放火　希圖擾亂治安　後來並無意外舉動　謠言始息

亂黨解京●初四日下午七點鐘　前門東車站　上海鎮守使派員劉桐　押解亂黨郭明凱一名　解送執法處訊辦

盜犯解署●去歲近畿一帶　盜墓刨坟之案　日有數起　馬回店苗家坟一處　挖過十一次　開棺鋸孔　翻尸盜骨　眞是日日民不安生　於二月二十六號　見有左安汛　拿獲盜犯兩大車　聽說　全是在京師東南東北一帶　天天刨坟之萬惡賊匪　呂小短子的大徒弟首犯郝小雨兒　並餘黨多名　連窩主並知情銷贓人一並送交阜成門外執法處去了　此等貫賊萬不可輕縱　倘如放了出來　左不是天天挖坟

北京自來水公司送安專管不收價值請速掛號安設廣告

啓者本公司前登廣告　送安專管一千號　無論住戶鋪戶　凡在幹枝綫百尺以內　均不收工料等款　即百尺外用管亦均核減　甚爲社會歡迎　掛號異常踴躍　本公司更不惜資本　到處擴充管線　以應主顧　用再奉告　請惠顧諸君速臨前門內西城根總公司　預先掛號　勿失此機

煤油注意

啓者美孚行由美國提煉最好之油　運至中國　然燈之時　其光白而明　無煙無味　極合衛生之道　價值頗賤　功用較諸別項或假冒之油　不啻有天壞之別　並各色煤油其聽面上[illegible]明白是否原封未動者　無不致誤購僞物焉　惟有無[illegible]

吉房招租 [illegible]琉璃廠東門外路南信義成木廠胡同[illegible] 本房主人謹啓

請看三種

第一丹專治破爛疔毒惡瘡無論陰陽多年不愈或膿或流水俱還陽提毒用之不受疼苦 又八寶生肌散能生肌長肉皮生 又貼癬靈膏專貼諸般癬症無論遠年近日俱能除根筆難盡述

廣北京前門外鮮魚口內路南玉成祥帶子舖寄賣久已四遠馳名並無二家

京都鮮魚口內馬聚[illegible]告

本號自做紗緞禮帽紗緞六摺便帽貂皮水獺海龍各式皮帽以及呢絨便帽一概精純新料貨眞價廉如蒙惠顧不負 諸君之雅意也 本號啓

時評

八旗生計之借箸談　（庸生）

目前有一困難之問題 則八旗生計是也 約計全國旗籍 有三十一萬戶 年餉約九百萬元 無論國家無此財力 即能年年照發矣 而萃此一二百萬人民游手坐食 亦豈持久之計 最要之著 一面仍發年餉 一面施以相當之教育 使有自謀生計之能力 方不致永久不能自立 聞內城育才學堂 專教八旗子弟 教授亦尙認眞 惟以中學堂之程度 而竟少外國文一科 豈非缺憾 望管理斯學者 於此注意學科 務求完全 更望熱心旗民生計者 多籌設實業之學堂 以振興鼓舞之 則八旗生計之前途 庶有豸乎

戲評

（多三）

叫關小顯● 這原是連本的兩齣老戲 從來可不能做大軸兒 要講玩藝兒 可是小生行正工的累活 前三十年前 永勝奎石小生常演 前台沒有人重 自從德珺如改小生之後 改唱鎖拿前台才認爲一個碼兒的好老 因爲蠻首釘不下來 萬不能了這一段高台 且不必論連叫關更是連作帶唱一個人一場乾嘍 後來素雲常演小顯（小顯即托夢 因本行後台忌夢字 故改爲托兆或顯魂 此是小生顯魂 故用此名） 扮像可瞧（以其似死屍也）就是馬的詞句太多 寶昆這兩齣 叫關是過於不鞭式 小顯雖說是魂子 也太不得像兒 要講聽這兩齣 別瞧珺如年歲過景 老手舊胳膊 還得屬人家是頭一塊牌

命令

大總統令 裴其勳加陸軍中將銜 此令 兼代交通總長朱啓鈐呈稱僉事嚴宗恩現調他差 應請免官等語 嚴宗恩准免本官 此令 兼代交通總長朱啓鈐呈請任命柏森爲僉事 應照准 此令 兼代陸軍總長周自齊呈請任命秦超爲甘肅陸軍會計審查分處處長 王培元爲奉天陸軍會計審查分處處長 應照准 此令 兼代陸軍總長周自齊呈請任命周孝騫爲陸軍第四師步兵第七旅第十三團團長 應照准 此令 兼代陸軍總長周自齊呈核覆吉林民政長擬以馬裕昆富珠倫貴綸鍾毓全印玉文紀孟永春榮貴雙凌阿永祿補防禦 請予准補等語 應照准 此令 兼代陸軍總長周自齊呈核覆吉林民政長擬以淩順依克坦佈慶壽廉泉吳連明補驍騎校 請予准補等語 應照准 此令 代理國務總理孫寶琦 內務總長朱啓鈐呈據雲南民政長李鴻祥呈稱寧縣知事舒業順因病呈請辭職 舒業順准免本官 此令 據上海鎮守使兼淞滬一帶接戰地域司令官鄭汝成呈稱近來淞滬一帶防維布置可保治安 請宣布解嚴等語 淞滬一帶地方准即宣告解嚴 所有淞滬一帶接戰地域司令官著即撤銷 此令 兼代陸軍總長周自齊呈請任命劉景霑爲山東陸軍第四十七旅步兵第九十四團團長 應照准 此令

中華民國三年三月一日

評講聊齋

樂仲（二十續）

尹箴明

笑曰　卿自有卿事　何必又牽一人作件也　無已　姑爲卿留　瓊華釋手　則花已復合　於是居處言笑如初　積三年餘　瓊華年近四旬　猶窈窕如二十許人　忽謂仲曰　凡人死後被人捉頭舁足　殊不雅潔　遂命工治雙槥　辛駭問之　答云　非汝所知　工既竣

昨天的書　說的是兩手捻合其花　看着雖似乎離奇　不過隱寓釋典地湧金蓮的意思　若以實事說　骽上疤痕　在壯年氣血凝聚　固似赤薗　迨暮年氣血漸散　其紋亦開展　故氣已將絕　至瓊華爲之捻合則依然甦醒　也未嘗說不下去　而瓊華所說二三年　何不少待　言其聽明正直之人　於壽終之先多能預知大限　大約亦相差無多　此等處並不盡屬迷信　閒話少說　卻說樂大奶奶連說帶捏　約有頓飯的功夫　樂爺這才睜開兩眼　微然一笑　說卿自有卿的事　何必一定又牽扯上一個作件兒的呢　可你既然這們緊自說　沒別的我爲你多留三年二載的就是了　大奶奶這才撒開手　一瞧這花骨朵　依然照舊　阿辛在旁看着很是納闊兒　好在父親已經活了心中這才放心　樂爺自已緊上骽帶　下地穿鞋從這一天起　或在家或出門　說說笑笑　依然照從前一樣　一幌兒又過了三年多的光景　據瓊華自已說　他快四十歲啦（那位說　爲什麼不說准歲數呢　普通妓女　大半沒准歲數　當日混事　永久不說過二十　只要有入把他架弄到家去一年能長三歲　過十年就能說六十啦　爲是對於晚輩服衆　好充老前輩　大概樂大奶奶　也是未能免俗）可是據大家瞧着　臉上還是挺面嫩　不過像二十多歲似的　再說人家雖然也講打扮　可不是淨仗着花顏水　法國皂修飾的（大槩是爲尊重國貨）　眞是自來的面嫩　有一天忽然對樂大爺說　大爺呀　我常見人死之後　家中人裝殮的時節　這一個撇腦袋　那一個就拉骽　不分男女　多半一路亂動手　不但令人觀之不雅　而且什麼髒手淨手的　有多們骯髒呀　樂爺一笑兒　也沒答言兒　大奶奶說完這些話　又叫阿辛　說你到外面　把棺材匠給我叫來　我要跟他講一講　做下兩個棺材　阿辛一聽　驚疑的了不得　說怪喪氣的母親爲什麼張羅做這個東西呀　大奶奶也不便跟他細批評理由兒　說你不用問這件事　你不懂得呦　我叫你找去　你就去不得了嗎　阿辛一想　也許母親因爲見那天父親的骽上開花　怕是鬧個措手不及　好在雖說暫時不用　早晚也要用的　況且又有的是數餘錢　找去就是了　於是到了棺材鋪　把木匠叫來一商量　做兩口壽材　說明用什麼樣式　什麼材料　按工應合多少　料應合多少　可是上家裡做來　實幫實底　不帶掏勾灌餡　開下四面專用木心　兩口杉木材合多少銀子　木匠一聽　大奶奶說了挺行務　自然就不敢再寃人嘍　於是開明工料銀數　大奶奶也並不駁回　這就給平銀子　第二天就卸料　眞正地道建昌花板　紫杉枋子二十六根　就全搭到樂爺住的這院兒來了　從此開工動手　不過幾天　己然把一對棺材　做成（未完）

都督牌煙到京
內有極大贈品
此烟罐內均有畫片一張　積至十張
可換香烟一罐　如有百張不同者可
大換話匣一份　約值洋五十元　總經
理煤市街新豐恒　電話南局二一八八